

● 马明康 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十二寡妇

十二位守寡居孀
十二回离合悲欢
十二次灵肉搏击
十二轮人世沧桑

责任编辑：字 心

封面设计：陈世伍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十二寡妇

作者 马明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5

印数 1—2,150 册 字数 310 千

ISBN 7—5411—0481—7/I·444

定价：5.90 元

内 容 简 介

与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不如说三个女人一部书。因为台上演的书里常常有，书里写的台上往往无。

但真实厚重而又够得上一部书的，则推女人中的寡妇，包括她们的忧伤、情欲、争搏以及寡妇独有的自尊自重、自暴自弃、自强不息和严重的失落。

回族作家马明康以滇南本民族聚居的一座山庄为场景悉心经营的长篇小说《十二寡妇》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它将在其时而浓墨重彩、时而流云舒卷的描写和刻画中唤起你千般思辨和万种联想，并使你骇异而信服地一睹十二位寡妇在其人生历程中折射出的时代的莫测祸福、宗教的玄奥哲理和民族的悠久文明。

作品寓欢乐于悲戚，寓幸遇于忧患，寓美好于恶丑，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全景式的认识价值。

第 一 章

天空总是在晨礼的钟声里透出鱼白，不多时，黛蓝色的山顶上泛起一抹红晕。

早风从西南边的山垭里吹来，掠过青葱的田地，带着潮气，带着花香，带着泥土的气息和一丝丝凉意。晨雾缓缓流去，漫进东边的山谷里。

坝子中挺拔的树木现出翠绿的树梢，清真寺屋顶上，金灿夺目的月亮星辰，琉璃飞檐，以及那高耸的醒梦楼阁，若飘若浮，若远若近。这里，雾很少是迷惘、混沌、悒郁的象征，它像一首绚丽而神奇的童话诗，一支轻柔的催眠曲，一次又一次，把人们引进一个缥缈而神奇的梦。

晨雾过后，青山明水，秀田绿地，坝子一时间澄澈得清鲜明丽。田地中，头戴草帽的庄稼人星星点点，各自为业，再也看不到社员成群结队，出田下地的“羊群战术”。在中国，让合作化、公社化束缚了多少时光的庄稼汉们，从此得到了很多自由。然而，光阴似箭，从沧海横流到河

清海晏，已经是一千九百八十三年秋天了。

直到傍晚，太阳离山还有一竹竿，从清真寺的醒梦楼上又传来嘹亮的钟声，人们三三两两地从地里归来，吃罢晚饭稍憩，有的人净过身就该到寺里做昏礼。

坝子东边的山脚下有一条轻黛色的公路，从北边的山坡上甩下来，跨过碧水悠悠的翠西河，经过龙镇，通达县城矿山，甚至延伸到国外。龙镇那里还有火车站，车站很小，一条铁路贯通坝子东西。

那葱绿的田地间扬起一柱灰尘，一辆灰色的北京“130”载货车，从庄东的公路上转向进庄的大路，穿过碧浪滚滚的甘蔗地突突驶进庄来。在铺着石板的庄街上弹跳颠簸，虽有减速却没有停站。来到清真寺的石狮下打了一声刺耳的喇叭，一个左弯，捲起一阵紫色的尘土，风驰电掣般地沿着柳树成荫的翠西河堤驶去。

初秋的翠西河水平静明澈，看得清河底一个个长着绿苔的石头。一群群白鹅时起时落地在河里戏水，向隆隆驶来的汽车引吭高叫，闪翅狂欢。河堤的拐弯处有棵瓦里树，弓腰曲背，老态龙钟，但还生发得枝繁叶茂、一树葱笼。由西河庄到龙镇，不再是龟背似的石板路，前年，大队用社员包干的提留款加宽铲平，铺上狗头石，又从龙镇火车站运来煤渣，拌些红土。铺成路面，顶得上低号水泥。

“130”开到坝子间的凤尾坡下，在瓦里树碾房门前的晒谷场上，鹧子翻身似的打了个急转，将扯着布蓬的车屁股凑到碾房大门前，车门打开，一个头发浅黄，刚好蒙住耳朵，上穿紫花格的凉涤衫、下穿褪色牛仔裤的青年跳

下车来。他眉毛淡淡眼稍长，红白相间的脸上，长着碉堡群似的青春豆。鼻子很尖，尖得叫人担心和女朋友接吻时，会不会刺破人家的脸。他叫沐桑，汽车司机，这座房院里唯一有胡子和长喉结的男人。他脱下手套，在岗房的窗板上试探性地，达达地敲了两下：

“撒奶，您在吗？”他很有礼性，对老人从不打喇叭而是亲口喊。

这时，那边的车门打开了，似乎没有听到鞋跟的着地声，赛月青就走了过来。她三十五六岁，体态柔曼轻盈，只是这时有些倦意。因为她容颜秀丽，肌肤白皙，这里头的人不喊她的名字而叫她“白鹅”，她是糕点厂的工人兼推销员。

在听候开门时，又从沐桑的这边门跳下一位闺女，她下脚很重，娉娉婷婷带着几分故意，虽没有赛月青白净，但身材苗条匀称，娥眉大眼樱桃口，秀鼻瓜子脸，样子开朗而又含蓄。加上她涂脂抹粉，衣着时髦得体，秀发披肩，据说每逢从街心走过，小伙子们不看一眼都会觉得像丢失了钱似的可惜。她跳下车来还没站稳，就着惯性，左拐右歪地来了两下子迪斯科活动活动她的水蛇腰。对于她，这已经是老习惯了。她今年吃着二十九岁的饭了，兴许有匿藏光阴的本领，年纪和她的容貌出入很大，生人还会以为她是尚未出嫁的姑娘，其实沐芳这位糕点厂的女工早已熟稔一个妇人的欢欣和忧虑了。

这时一声噪响，大门拉开了。碾房的大门已经不是原来的椿木板，而是用角钢和镀锌板焊起来的铁门，门上挂着一块用红漆直书的木牌子——西河回族糕点厂。

开门的是一位顶着白盖头，年逾古稀，清瘦而有神的老奶奶。她脸上皱纹如织，多少也起了些寿斑，但眼不浑嘴不瘪，步履稳当实妥，笑眯眯地从门缝里出来，人们叫她撒奶，糖点厂的守门人。

沐桑和沐芳推开大门，白鹅迎过来：

“撒奶，云凤姐回来没有？”

撒奶摇摇手，往龙镇方向戳了一指头：“野婆，无音无信，在省城吃到好处啦，也不管家里死活。”

沐桑问道：“她答应我月初保养车，今天都几号了？”

沐芳格格地笑起来，不酸不甜，讥笑道：“我说嘛师傅，你该忍耐点，急哪样，难怪你没一根裤带年纪，脸上就出沟沟。”

沐桑急了，瞅着她又发火又是当着老人，挥了挥手：“别给我攒嘴巴，快把糖箱子下了我还得到龙镇加油。”

沐芳撇了撇嘴爬上车，白鹅却没有动脚，她眉宇间结着愁虑、目光总是落到地上。她们赶平山街回来，以往是头天拉着糕点到那里，第二天在街子上把货推销完就归家。眼下离中秋节只有个多月的时间，正是订节货的时候，她们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跑完了所有的老订户，订货数如同温度计触到冰块似的急剧下降，有的甚至摇头摆手，不想填订单只图现买现卖。一打听才晓得他们县里也在筹办回族糕点厂，人家都来碗里争饭吃了。平山街十几万回民，可是块生意热火的大地盘呢，关键的时候哟，可是那长大奶的沙云凤厂长死不回来。

这瓦里树碾房，青瓦红椿木料土坯墙，正房五间、厢

房四格，一楼一底，走马转阁。厢房正对的五间平房，屋顶用三合土捶成晒台，周围用板瓦砌成花栏，正间为门，两边各二间是仓房人舍。屋子座势居高，建身宽大，东墙外，有两行翠绿的柏树环山而去，中间是一条大沟，沟水平满清澈，汨汨流进东房石脚下的涵洞。早先，沿着院子里有两条明沟，在闸板的控制下流进正房地下，轰轰隆隆地冲撞着两个伞盘似的大木轮，使地面上，正房东西两边的两只齐胸的石碾子，吱呀咕噜地团转着。百多年来，青龙坝半个坝子的农家田户，牛运，马驮，肩挑，把收上的谷粮搗去壳后倒进碾槽，木轮不停地轰隆隆响，石碾子不停地咕噜噜转，谷粒碾熟、吹糠见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槽又一槽，吃米谷的幼小的长大，中年的苍老，年老的寿终正寝。石轱辘滚小了又换，石槽子磨损了又嵌，据说，这碾房坐落的位置，恰恰在当年一位瓦里（仙人）留下的脚印上。

这碾房外表和十几年前没有多大改变，但现在听不到哗哗的急流冲撞和闷雷般的水轮子转动，也没有沉重的石轱辘在碾槽里吱呀咕噜，那套由班超老祖宗那里原封不动传下来的水碾子，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安详地靠在后墙下等待进博物馆。这会儿，面料搅拌机拱隆拱隆地鼓捣着，鼓风机和电风扇轰鸣着，在一阵阵邦赤邦赤的敲打声中，混杂着青一色的女人们近乎喜鹊吵鸭子闹的说笑。人们嘴动手不闲，目光和动作在这古老的楼房下打转，仿佛忘记了大门外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这里再没有糠灰细末呛鼻子，而是荞麦花生米豆与红糖烘烤后混合的香味，阵阵飘来，足以让所有的过路人鼻子做客。

白鹅和沐芳把卸下的糖箱提进糖仓后来到车间里，按闲时，这已是下班的时候，但眼下忙着赶节货，入秋后就得加班，这是厂里历来的规定。她两人不在一个作业组，白鹅在的一组组长叫纳丽荷，车间在东边的耳房下，沐芳在的那一组组长叫杨美春，车间就在正房里，她们的到来，又掀起一阵笑嚷。这里头的女工们好像喜乐神经特别发达，牛奔马跳，街窄巷宽，张长李短，一泡口水落到地上都会溅起一阵议论。

太阳刚落下青龙山口、天空挪着一片片红霞，像火。清澈的翠西河里金光浮耀，几个快乐的牧童吹着口哨来到瓦里树下，趁着绵羊草饱水足躺在树下反刍的工夫，在牛筋草皮上翻跟斗，比拳脚。为首的大约闻到了糖香，挥了挥手打了一声唢哨，于是跳脚舞手地来到糕点厂门前，但大门已经关上了，四个淘气鬼挤到一起，对着门缝大声喊：

哎——

糕点厂的母厂长，

大口大气大巴掌，

大腿大脚大胸膛，

.....

顽童的声音稚嫩而清脆，连隆隆的机器声也不易盖过，喊完一遍又接着喊第二遍，像几只聒噪的小八哥。以往，三五遍后，一位身肢高长，胸膛确实有点丰满过份的中年妇女拉开大门，骂一声娘妈，随着会撒来两把花生糖果，等孩子们翘着屁股在地上争抢时，她嘻嘻哈哈地在每人的脸上或腿上扭一把，在小脑袋上戳一指头，然后退进去把门砸紧。

正喊得起劲，门开了，但出来的不是那位嘴恶心善的母厂长，而是一个个子敦实，后脑勺上梳个莲蓬头，眉毛和眼睛挤到一起的老姨妈，牧童们还没有看清她脸上的表情就忽突儿散开了、飞拔着小腿往河堤那边奔。这老姨妈不仅是动口骂，而且还步步紧逼地追上来。她跑着简直不像有年纪的人，倒像个不生不领的年轻媳妇，孩子们晓得这是庄里出了名的“都女人”，乡亲们都唤她五婶、五嫂。五者武也。她出身武林世家，年少时跟随祖父练就半身拳脚，其实这几十年不曾与谁比试过，也不常见她披星戴月地苦练工夫。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婶子的前面加武，于是绘声绘色、添盐加醋地把她说成是飞檐走壁，钢拳铁腿打抱不平的女侠。尤其是这些年，这武玩艺儿，狂热到刚脱出尿布筒的孩儿也要学着蹦蹬两脚的时候，这武婶的名声在这坝子里仅次于醒梦楼上的铜钟。敬奉她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有她得意任性之时。

——正在追逐放羊娃的时候，撒奶出门来喊她：“你瞧你，半大娃娃半大鸡，都有你值得发的火？”

她这才住了脚，朝着奔跑的孩子们戳了一指头：“听着，小鬼头，再来搞吵，当心老娘挤了你们的鸡鸡。”

她就是第一作业组组长杨芙春。其实，她刚才是牛火发在马身上，她听到沐芳讲了今年平山街的行情后，心里像给几只草蜂叮住，使她毛焦火乱坐站不是，的确，这几年小厂子里的生意平山街那边几乎占一半。下午她到料仓里领料，仓库里腾空了一半，要在往年原料早就归位，她急得跺脚打腿：哎唷，这厂子成了无头的苍蝇！下边的人也只能隔着河看救火似的干着急：大奶子，准是找汉子

去了！哼，扔下大伙了，你的劳模谁给你挣？大伙洎一把汗一把地给你脸上抹光彩！刚才她正坐在案板前打着三香月饼，心里一着急火气就旺，放羊娃的喊叫激怒了她，她要发泄。她转回来时随手把铁门砸得烂响，嘴里青蛙似的咕嘟着。于是，这所没有男人的厂房里，人们放纵不羁地放开各自特有的嗓音，骂着男人们听了也会耳烧脸红的粗话。但决非那种仇视的中伤，总是怨骂和哄笑、吆喝和欢闹混合在一起，把归巢栖息的麻雀轰得满院子乱飞。这时年长的会碰一碰别人的胳膊，一脸不满地制止：“收敛点儿，都是居霜守寡的妇道人家。”

的确这时，盘田地的男人们扛起锄头，三五成群地来到大门外的桉树下，衣服拴在锄把上，露着紫红红汗涔涔的上身，享受着晚风的清爽，谈着节令下种，栽收之类的行话，而又被女人们无拘的欢嚷打断了。本份的庄稼人出闲话了。有人死下脸骂。但几乎是耳边风，闲话又怎么样？人毕竟不是牛，吃了干，干了吃，一辈子听不到哈哈两声。

这会儿，只有撒奶门窗紧闭，在她铺尾的礼拜床上盘腿而坐。当桌上的德造镀金八音琴闹钟的长针，指到那个开戒的时间，她用一块酸得咧嘴眯眼的萝卜开了这一天的斋戒。这不是一年一度的斋月。她是个常年斋戒的老奶，白天粒米不进滴水不饮，几年如一日，坚韧的毅力使她成为习惯，看起来她虽然有些干瘦，但内体好，从不忌生冷香燥，好多年却没提过药罐子。

婆娘们的吵乱，大有把墙上的小窗木板掀开的势头。但她能思绪不乱，安详自若地嚼着上味的酸萝卜。前两

年，她曾火皮火脸地诅咒过她们，溅出的唾沫能映出一道小彩虹，扫着脸羞辱过她们，然而一次又一次，她白伤口舌。她听沐芳说过，四个女人的吵乱顶一百只鸭子，大半是如此。二十几号人一张口能压得下来么？忍着。好在日子长了耳朵里像是生了老茧，眼不见心不烦。开斋后，她站起来，静心立意双掌平起，开始了这天的昏礼。

做完礼拜后，从热气腾腾的电饭堡里端出香油炸脆的干巴丝，炒过的韭菜花，青豆荚草芽什么的时鲜菜，用细瓷金边碗盛满了香米饭却没有动筷子。车间里，连骂带笑，对沙云凤厂长的指责还没有平息。虽然她已是饥肠辘辘，但想着厂子里的事体，吃哪家护哪家，一缕忧虑掠过心头。她打开了小窗，口里念念有词，夜色渐渐的浓沉，惊飞的雀儿，终究在人和机器的噪乱中落下了。

二

这时，她感到流过泪水的眼睛有些干涩。

人在忧伤痛苦的时候，总会眷恋着也曾有过的欢悦和幸福，而在幸运得意之时，又要记起过去的苦愁悲酸。一个常年沐浴在笑声里的女人的悲伤，总是痛心疾首的。为什么都碰巧挤在这一会儿？像明媚的晴空突然捲起乌云，像清澈的清潭突然翻起浊浪。在这周围没有熟人的车箱里，她的心上浮起一缕又一缕的孤独，虽然是满载着荣誉而归。

她把头伸出窗口，指望着山光水色会带来片刻的安慰。

两边是崇山峻岭，下面是幽深的峡谷，仅仅给这南去的列车让出一条狭窄而险峻的通道。纵然是下坡，但车子紧闸而行，金属的磕碰和刺耳的摩擦声，使焦躁的旅客最后进入困惑，像一只只捂头而息的仔鸭，难怪有人形容，云南的诸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快。其实，急躁也是无用的。

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你只能在这不紧不忙的节奏中合上眼，脸上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哼出点什么。

光亮的世界一忽而被收缩在一个井一般的圆孔里，又在一瞬间展开。她在恍惚中睁开了眼睛：

太阳已翻过奇拔的山峰，天空一下子宽绰起来。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着，车速忽倏间加快了，前面，连绵的群山中闪亮出一片片耀眼的银光，像一个个月儿落到地上，那里是一个坝子。

天一亮，这条省城的背街就人挤人地热腾起来了。这是专门出售回民食品的道路，五香干巴、羊乳饼、乳扇、冻结如腊的牛油，干脆如藤的牛下水，鲜牛羊肉，与小食摊上的葱花牛杂碎、兰州烤饼、油炸鹌鹑、过桥米线及各种生熟食味和人们的香脂头油、煊辣酱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乡下人对城里的复杂感。她肩挂旅行包，手里提着用牛皮纸包得严实扎得稳妥的镜框，眉稍上翘，眉头压着几分焦急地在人群里穿行着，偶尔撞上别人的胳膊或踏着后跟，往往会得到一瞥怒而不言的目光，大约把她误认为是一位级别不小的妇女干部。她的穿着确实够派的，一身挺括

的灰呢料西服，芝麻花的领子下没有打领带倒还显得和谐潇洒。还只是穿一双棕黄中跟皮鞋就显得高大硕伟。她宽肩鼻直，脸膛圆满，一副十足的官像。什么级别？可怜，她连国家干部的半根毫毛都沾不到，她就是西河糕点厂的一厂之主，沙云凤。

她挤出人群，走进一家卖热米线的回民饮食店，要了两碗，唏哩哗啦汤食俱下，三下五除二就见了碗底，抹着嘴递去一元的钞票，拎起行李，掌柜的给她找钱她却匆匆走了。

她是来参加省乡镇企业表彰大会的，耐着性磨了八天的椅子，四天走马观花的参观，五天前就散了会，原来决定马上转家，但工作不是一头驯服了的马，随便让你的意志牵走。她来看望几年不见的姐姐和姐夫时，偶然做成了一笔交易。

她姐夫原是龙镇小火车站的机车修理工，和她姐姐成婚两年后调来省城，现在已接近写退休申请的年纪。她姐姐在市中心的一个五金店里站柜台。这条街是省城回民较集中的地方，和他们同院的八户，全是回回人家。

那个下晚，她带着自产的几包雪片、蛋糕，还有三五斤隔年的牛肉干巴来到姐姐家里。也许是真主的安排，巧遇隔壁的杨师傅在坐，介绍寒暄之后，姐姐的香茶上桌、并打开点心主客共尝，在东南西北的闲聊中可能是点心的提示，姐夫扯到了她们那小厂的从前和今后。这个民族的成员一向是直爽的，沙云凤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像跟领导汇报工作似的，滔滔不绝地说了她的打算：一回去就着手筹办水果糖车间的事，想在中秋节就拿出水果糖，创

业的雄心使她红潮上脸有些激动，她忘记了一个工厂，一个营业单位应该有自己的机密：

“关于制糖机器，县社队局已答应帮买，何时到货？急人，报告大约还锁在抽斗里，东西还没有落到实处。官事悠悠，除了忍耐有什么办法？”她用长叹作为她闲谈后的句号。

杨师傅原是西南某厂的供销科长，退休后在家里养鹤鹑消磨日子，他沉默了会儿就着茶兴拍了胸膛，爽朗的笑声里夹着烟味酒气，说他愿意帮这个忙。他们厂是一个生产多种机械的大厂，去年还为省内的几家糖果厂提供了几套这样的设备。老杨带着她到厂里四天的奔走已经立下合同，一个月内交货，一箭双雕的喜悦使她食欲大振，让姐姐撮米下锅时，每顿多加了一碗。

在梧桐成荫的人行道上，她的步子迈得很急，急得几乎失去了女性的柔媚，像一个生硬的男子汉。作为女人，她从来不会娇揉造作，甩屁股扭腰肢。她几乎没有在镜子里发过呆和微笑过，她羡慕过别人的苗条俏丽，却从来不会伤感。不是说碧玉多薄命么？感谢真主给了她强健的体魄，这也算是福分。离开车还有半小时，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她身边开过，她不习惯人挤人地到车上榨油。从来这样，还是她粗壮的“11号”实在，脚踏实地，一步留下一个响。她只当心姐姐和姐夫突然从人群中钻出来拦住她，姐妹情长，长话短叙都能装几箩，但过分的热情反倒成了麻烦。这几天来她的耳朵一直在发烧，肯定她遭骂了，家里头那牛拉马驮的事体，有清闲游逛的时候吗？大姐啊，自二姐那年在桃树村被洪水卷走，这个世

界上最亲的人只有你了，你真心实意的挽留，我领情了。

一切顺利，她总算买票上了车。放好镜框挂包拉起窗户，这座春意盎然、百花吐艳的城市的高楼大厦便开始移动了。在雄壮的进行曲中，一种出人头地的自豪感，竟然使她那厚实的身躯挺直起来，有感情的人都会这样。然而，对这位高大的女人来说，却仅仅是片刻。在车箱掠过叉道的摇晃中她就伏下了，一种凉拌菜汤似的酸甜苦辣，使她弄不清是幸福喜悦，还是痛苦忧伤。此刻，不可抑制，积蓄已久的泪水盈眶，她算得上是一位眼泪硬似水晶沙的女人。然而，不知不觉，眼泪却浸湿了她手中的半块手帕。她是从风浪里颠簸过来的，半生里历尽艰辛，已经到达彼岸了吗？不，这时她想到了她的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倒闭的小厂，她那落伍于潮流的家庭，她的尚未成家的儿女，现在，命运的小舟不过是碰到了个雨后天晴、风平浪静的早晨。

在这个幸运的时刻，她的救命恩人——继父，那个脸上永远是慈祥、没有忧虑、却也不善喜乐的在那所碾房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哪里？在七尺深的黄土中，也许，只有那一架冰凉的骷髅没有化尽了。在那个撕心裂肺的时刻，她记得，他那冷冰冰的躯体躺在担架上很柔和，她的心却很沉重。但她的步履十分轻盈，几乎没感觉到老人是一个有重量的实体。他静静地躺下了，躺在他用半生的积攒买下的那间小屋里，安详地闭上眼睛，表明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留恋。尽管他是付出，默默地付出，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都会这样。母亲病重时，在那个阴冷的夜里，在那盏就要芯尽油干的墨水瓶灯下，把她最后的一把泪水

留到现在，泣不成声地嘱咐她们：用毕恭毕敬的孝顺使继父得到安慰，否则继父会记起，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是一个真正孤独的人。然而，姐妹们的过份恭顺和殷勤，却又使这位有些佝偻的老父亲常常捧着茶壶沉默……

车箱头的喇叭又突然叫起来，这是告诉人们前方到站的名字，要在这里下车的旅客作好准备。奔驰如风的火车进站后吱吱停下，困乏的人们站起来，打个哈欠，伸伸懒腰，或者索性跳下车，抓紧这几分钟的时间，贪婪地呼吸着这小站上带着机油味和狗牙花芳香的空气。

也许有人烟的地方都需要交易买卖，连这个偏僻的山间小站也不例外。一下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这么多做买卖的人。其中好多是提着蜜桶卖蜂蜜的，也有的装好在瓶子里，买蜜者递下钱就有一二瓶腊黄的蜂蜜递上来。糕点厂厂长上下省城乘火车的机会不是很多，在她的记忆里，蜂蜜也许就是这儿的特产。一个责任心和职业感强的人，对周围的一切总是反应灵敏。窗口飘来的蜜香使她坐不住了，她把半截身子伸出窗外，想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观一观市景，估计一下蜂蜜上市的数量以掌握行情，如果可能的话来这里收购一次，因为这本地蜂蜜的质量，外蜂望尘莫及。但人声嘈杂，秩序太乱，很难实现她的预测，于是叫住一个卖蜜的，买了两瓶做一做样品。价钱不算太高，光那柑桔般的颜色就够迷人了，全然是一手做点心的好料子。

卖蜜的走后，一个头戴白帽、叫卖香糯米粑粑的同族妇女来到窗口，糕点厂厂长是一位消化力很强的人，两碗米线现在已不知落入哪只角落。她招了招手：“给，来四个米